

山房集三

涵芬樓
藏第八集

山房集卷六

宋 周南撰

策問

池陽月試策問

問江左之地自昔建國者爲孫氏司馬氏劉氏兩蕭氏
陳氏孫氏不得保淮陳氏不得踰浙又亡荆及巴蜀非
司馬氏劉氏敵也故不足論司馬氏自武帝太康中平
吳分天下爲十州三輔爲雍又分隴山之西巴漢之北
北爲上邽爲梁劉氏自武帝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克

復長安盡得西河之北爲州二十有二齊蕭氏又復增其一而梁蕭氏更爲爲析置數逾四倍陳雖微弱而猶爲州四十有二不可謂不盛也竊嘗究其地形揚必兼徐之彭城荆必兼豫之襄陽藩扞增固則齊魯宋鄭蔡二州之故封可疆理然數州之地彼各分置不常所治隨是若司州在晉治洛陽在宋治義陽冀州在晉治房子在宋治歷城在齊又治漣荊州在晉初治洛陽復治江陵在宋又治南郡揚州在晉初治壽春後治建業徐州一也而有南兗北兗之別自是而往如豫如并如青如涼所謂二十有三州三十有二州四十有二州所易

之意所治之地所號之名最爲紛錯皆可得而考乎宋
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克魏碣磔滑臺虎牢
洛陽四城梁武帝天監後分重戍于後有下羌戍白狗
堆硤石角城四鎮在今復爲何所皆可得而考乎或有
遽云河南四城之城我從而揚圖之蹈瑕抵戲僅能撓
其城邑終弗能有也果如所論則曹操袁紹相距于官
渡將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何以終不能攻曹操
卒從河南以滅袁紹而取河北若操者未得爲有道者
也尙能如此河北固不常強河南不常弱在吾用之如
何耳而况江南廣莫附以巴東御之果得其道則天下

智力咸作使河南北地何爲隔絕而遽自割也捐夫以江左之地而克中原之令所急諸君講之熟矣日之必有經濟之策并論其得失成否與江左郡縣之廢置形勢之強弱地理之遠近以獻俾得沿其故以成恢復之勳則朝廷今日之所望也

問兵衛之設尙矣羽林天駟垂象於上屯營廬衛取法於下成周巡徼之制茲固弗暇詢漢立南北軍所以尊京師制諸夏其詳莫可得聞也太尉掌武紫綬金印意者兵無不統矣今考諸史期門羽林乃屬於郎中令諸屯衛侯司馬特以衛侯領之豈參佐副貳其體自不同

與抑小大相維厥意各有在耶唐踵隋制立翊衛驍衛
屯衛候衛分設左右以統諸道之兵其法略可觀矣間
以官制訂之乃十六衛之名仍著五府三衛之目豈十
二衛之外復創是與抑因時廢置隨事沿革其號雖殊
其職統一邪材官騎士番遞宿衛漢之兵蓋衆矣異時
乃還六郡良家子與夫教養從軍死事之子孫分科置
法各有司存較諸唐親兵之立與彼元從禁軍之稱其
源流於此可考乎軀劉講武法固詳矣折衝都尉率五
校兵馬每冬較獵而還以唐準漢大略亦相似否乎踐
更番上之殊都試分統之異其居重馭輕強本抑末以

至內外相維者大要果安在耶元戎千乘以先啟行此
畿兵不出境之驗漢用虎符唐下魚契其處置之宜調
發之法抑果協于古與城門校尉十有二矣旣乃復增
七校之置其職果何隸耶彼所謂戊己樓船之名射聲
長水之義又果烏乎取耶驃騎車騎二府後更名鷹揚
郎將副郎將皆府衛之制也獨不知監門衛金吾衛領
軍衛之設果何從而始也方今三衛之兵皇城之兵總
爲行都之衛而分屯于外地者悉隸御前殿良法美意
殆非漢唐所及矣然考古以駿金武表夫博洽有用之
學毋諉曰遷固紀漢不作兵至唐兵三變法無足取幸

歷言之毋怠毋簡

問恭惟主上居安慮危儲才待用比者納廷紳之請申
飭主師延見偏裨將以拔尤取隸以次甄擢於以搜擇
練兵習武之才陰養推轂分閫之望甚盛舉也知人之
難自昔所重拔校爲將其事尤難厥今仕伍之間豈無
勇略之士且古之選將或出于儒學或得之果毅今將
取諸輕裘緩帶之流乎則成安君以儒者而卒爲敵擒
是文非所尙也不知春秋謀元帥何爲專以詩書禮樂
乎將取諸褰旗先登之流乎則杜預身不跨馬而竟成
駿功是勇非所先也不知請列之士爪牙何爲首譏其

無拳無勇乎遜抗並舉一門或謂將略之傳真有其種
然趙括讀父書李陵隳家聲似不可以門第拘翦起皆
出山西或謂將才之生誠有其所然孫破虜吳人周瑜
魯肅皆淮產又不可以氣俗論或又曰平居無事先論
拊循料敵制勝當觀策略然李廣簡易士樂爲用敵不
免屢北霍去病不學兵法軍行絕遠未嘗乏絕豈長于
拊循者未必可用于戰陣拙於韜略者未嘗不長濟深
入耶夫將者三軍之司命持大兵于擎盤水用得其人
宗社以寧稱匪其才成敗係焉上方駕馭英雄收覽羣
策以壯國威以嚴武衛伊郤韓白之將輩出似供器使

願聞揀拔搜選之方以副明詔何爲而可問方今急務
莫急于財財有盈虛則法有變通譬諸琴瑟專一誰能
聽之竊怪漢武帝紛更造三品之金製鹿皮之幣乘傳
鬻鹽四出郡國領護屯田遠及渠犂條目多端不便輒
弛獨鹽鐵之議至始元猶未決何耶桓寬桑大夫之議
論孰爲當否乎唐自肅代由兵第五琦更鑄法李泌復
府兵王播請行飛錢論建甚廣其利莫覩獨權鹽之利
至順宗而猶可爲何如耶劉晏李巽之增羨孰爲優劣
乎今印造猥多楮困于折閱于是講稱提之策楮券折
閱權引虧于入納于是下貼納之今銅錢不贍江沿遂

參以鐵鋸邊地曠虛漢淮欲復于屯田其已行者措慮
精未及施行者討論亟矣然稱提之說衆矣可行之論
安在貼納之法當矣經久之計何若錢鋸用而行商而
少則參用豈無可慮流庸歸而間田寡則營屯似難猝
行如之何則可

問昔王通以直大論堯舜直簡論夏商帝王氣象各有
不同耶班固贊高帝雖日不暇給而規摹宏遠高祖之
行事具在不知指何事而見其宏遠耶唐史臣稱太宗
制度紀綱能維持天命太宗之條教具存不知因何道
而能延永基命耶後之子孫遵循而勿憂者有幾又能

加益而昌大者誰與抑嘗疑之班固以律令章程禮儀爲漢規模唐史臣以租庸調六典爲唐制度若班彪梅福李絳崔植皆不苟于爲言者彪福論高祖之興歸美于納善用人無一語及蕭何叔孫通之所創造絳植皆與其君評論貞觀之盛又以爲是能用房杜王魏爾亦勿及其他二子之論孰得孰失豈所謂宏遠與夫所謂維持憑藉者不在彼而在此耶元帝好儒威權損奪若宣帝之嚴厲當矣乃自臨于偏雜宣宗好察唐室以衰若文宗之憂勤切矣亦無所補于盛治何哉恐必有其故

大明生東少海重潤元良以溫文之姿而加就將之學
蓋社稷生靈萬世無疆之休也竊考寢門問安之禮虎
闈齒胄之禮見於經四學之制執爵執醬之制承師問
道之制雜見于大戴記其禮儀之曲折學問之先後可
得而盡考乎漢制置家令之官唐有瀛洲之學士其官
僚之建置讌見之款密可得而盡聞乎漢帝宣以制度
教太子唐太宗亦作帝範其家法之相傳謨訓之相譏
就得孰失乎乃者聖天子稽式舊制開資善堂以大臣
功重儒賓鴻儒碩生切磋問辨德善積乎端闈而令譽
彰于四海無愧三代矣若前所詢凡可以廣輔導之功

者有司願併聞之

問敵國相持歲月已久忽遇其時是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范蠡所以不取矣王之行成而子房趣漢高帝追兵于鴻溝也若夫撫機不斷英雄遺恨亦或有之方曹公入漢中蜀人一日而數震此取蜀之時也若用司馬懿之說乘勝而壓之蜀亡必矣而曹公不從吳蜀相攻孫權無故而稱臣于魏此伐吳之時也若用劉煜之說蜀攻其外曹攻其內吳雖未亡江東危矣而文丕又不從何也當先主敗于白帝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難盡徐盛潘璋謂備可擒請復收之此勝勢也而

陸遜不用及丕叡繼盡而幼童用事殷禮言于吳主欲
數道大舉犄角並進以定華夏此至計也而吳主又不
用何耶蜀失荊門下阻三峽窺吳無路獨有岐山可撼
關中曹休之敗賊疲于西亮乘其隙太兵疾馳而魏已
有備幾於無聞之可乘然亮每出祁山一路耳若他有
間隙亦兵法之所不惡也當魏使主壻夏侯懋守關中
見謂怯而無謀魏延欲以奇出子午谷乘便兵取長安
亦一機會也而亮斤斤以爲不可又何耶豈三國形勢
大略相若而不以并一乎抑時至不取而卒成其鼎峙
之形耶願茂明之

問昔魏文帝問賈詡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詡曰劉
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
險要守皆難卒圖三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好謀之士
所見略同詡號爲知計之雄其論亦已盡否三國人物
無如孔明周瑜孔明雖負管晏之略不敢輕視之敵據
荊益以結孫氏始初規模略已可盡見厥後雖不釋念
于丕叡然卒所成就不過如此獨公瑾所見迥出諸人
自赤壁之後便欲與奮威取蜀并魯還據襄陽以蹙曹
操夫赤壁誠天下之駿功然操未易輕也馬超韓遂固
不勞公瑾折箠然亦豈可便謂天下爲無人當時在瑜

目中不惟已無昭烈孔明而已併謂曹爲可欺矣不知使瑜不死蜀漢果不落備先乎而許下亦肯坐視瑜之并吞荊州而甘心爲之蹙踏乎三國自孔明而下號爲英雄者獨瑜有混一之志王通曰通也敢忘孔明公瑾之盛心乎願相與細論之

問自昔失馭盜據中原其初爲劉聰石勒其中爲苻堅又其後爲元魏方祖士雅在河南練兵積穀欲取河北庾翼兄弟志在滅敵違詔遣鎮然勒虎尙在則皆徘徊而不敢進苻堅之盛滅燕取鄴雖以桓溫之強不敢再謀關中魏自朔漠而遷平城至太武盡并北魏方宋文